

張廣泗既重治其罪其士卒兩年以來重罹鋒鏑饑寒之苦雖在軍律兵不用命法所不容但士卒實爲主將所誤咎歸主將則伊等罪爲可寬而情爲可憫見在經略大學士傳恆齎往內帑銀兩著將漢土軍士分別賞賚以示投醪實惠鼓勵土心仍令踊躍前驅銳師深入迅奏膚功至將弁等既久未成功虛糜廩祿均屬有罪之人非惟賞不當加伊等亦何顏受賞但亦因誦親張廣泗老師欺蔽所波及朕故不罪今經略視師在彼一應滿漢將弁俱著寬其既往以勵將來尙其各知奮勉思蓋前愆使壁壘一新旌旗生色共成偉績佇待策勳布告軍營咸使知悉○以尹繼善爲戶部尙書○辛卯 上幸豐澤園賜經略大學士傳恆並隨征將士宴○諭軍機大臣等班滾雖未拏獲而羅於朝革松結皆曾親見此二人皆慶復所信用伊等既有確供即可服慶復之心著將

羅於朝革松結密行拏解來京以憑訊結此案如訥親已經起程
著卽傳諭班第傅爾丹等遵旨辦理無得疏脫並宜詳細嚴密勿
得稍有洩漏○岳鍾琪奏九月十二日同護軍統領法酬派侍衛
京皎丹泰鍾秋等協同副將鐵景祐等領兵攻康八達山梁大敗
賊番是夜參將烏德納等領兵暗擊康八達山下河邊跟雜等處
奪毀大戰碉二座小戰碉三座平房四十間木石各卡十座石洞
二座焚賊糧十二倉十四日又攻取石洞一座計得跟雜一帶地
方南北約四十餘里東西約二十餘里是夜賊番來犯營卡遇伏
傷敗十八日夜守備張漢等領兵由沿河一帶克取葛布基大碉
八間小平房六間木城一座石卡四處斫破大皮船四隻前後殺
賊甚衆查看彼處左倚山險右近大河前有惡爾溪大戰碉六座
周圍俱有石城賊番甚衆又有日旁山賊及康八達山上賊衆救

應我兵攻戰一夜未免疲乏後無接應因暫收兵奏入諭軍機大臣等據軍營奏報黨壩一路官兵九月內斬獲賊番燒克戰礮奪取倉舍等情形較之別路大有起色良由岳鍾琪調度得宜是以有此克獲金川軍務從前因訥親張廣泗乖張遲誤深負朕恩今已重治其罪特命大學士傅恆前往經略大學士矢志篤誠必能使壁壘一新功成迅速不似訥親等之偷安自逸致餒士氣臣軍機惟在呼吸之間岳鍾琪現在軍中身膺重寄乘此破竹之勢如有應行奮往取效當前者卽相機董率將士鼓勇先登縱未能犁庭掃穴而多克堅碉擒勦醜類長驅深入亦足以壯先聲而覆賊魄卽經略到後諸事雖屬同功一體尙不若經略未至之先岳鍾琪自行出力奏捷足以見伊感激圖報之實心仰副朕棄瑕錄用之本意豈不更於顏面有光耶其目下進取光景若何著一併具

摺速行奏聞可傳諭知之○調三和爲戶部侍郎以班第爲工部

侍郎○壬辰諭督撫丁憂不得遽行送印任內文卷擇司道一人

代行聽候諭旨方行離任此定例也今據湖廣總督新柱奏報湖

南巡撫楊錫紱丁憂援照前撫趙宏恩之舊案將印信交與布政

使護理在楊錫紱之意不過以守制爲重欲博盡孝之虛名耳不

思定例既有司道代行一切政事自可無庸分心於盡孝之道兩

不相妨而巡撫責任封疆印務關繫重大定例候代殊有深意趙

宏恩所行豈可援以爲例卽如吳同仁一聞母病棄官而歸經督

撫參劾朕以其尙知子道格外寬免今乃以賄託薦舉敗露好名

究何益耶嗣後督撫俱著遵例行有似此者以違制論○調開泰

爲湖南巡撫以唐綏祖爲江西巡撫衛哲治爲山東布政使

由登萊青

道○癸巳命調陝西甘肅雲南貴州湖廣漢兵二萬七千名陝甘

四川滿兵三千名赴大金川軍營聽用○甲午諭朕敬 天尊

祖寅承慈祀 壇 廟祭器聿既稽考古典親爲釐定命所司準

式敬造質文有章精潔告備自今歲 園丘大祀爲始灌獻陳列

悉用新成祭器展虔敬焉古者崇郊享則備法駕乘士輅以稱鉅

典國朝定制有大駕鹵簿行駕儀仗行幸儀仗其名參用宋明以

來之舊而頒章麾蓋視前倍簡今稍爲增益更定大駕鹵簿爲法

駕鹵簿行駕儀仗爲變駕鹵簿行幸儀仗爲騎駕鹵簿合三者則

爲大駕鹵簿 南郊用之 方澤以下皆用法駕鹵簿五輅酌倣

周官及唐宋遺制金玉象革各如其儀乘用亦自今歲 南郊始

光昭羽衛用肅明禋諡所司知之○乙未諭訥親先世軍功所得

公爵本例三等後蒙恩晉爲一等公至阿爾松阿承襲時銷去恩

詔所加以二等公世襲罔替朕登極之初訥親以 孝昭仁皇后

戚屬未封向該旗呈請朕因外戚雖同其中不無差等所請原非定制惟是訥親行走勤慎實心供職因晉封爲一等公此朕特恩也慶復所襲之公爵伊係緣孝懿仁皇后恩封身故後該旗請

襲皇祖留中未發聖心殆有差等後皇考追念孝懿仁

皇后慈撫舊恩推榮於隆科多特令承襲慶復繼之此皇考特

恩也訥親之一等公慶復之公爵自不得與訥謨圖伯起公爵比

此等加恩襲爵之人果能勤慎出力尚可准其承襲若緣事革退

卽應停止今訥親深負朕恩革職治罪所有特加之一等公應行

銷去仍以伊先世軍功之二等公著策楞承襲慶復既經獲罪其

公爵承襲之處著停止朕辦理此事大公至正深望世祿勳臣

勉策勵同休共戚以保祿位著吏兵二部載之方策永爲定制○

戊戌上幸寶諦寺閱八旗演習雲梯兵○庚子命大金川軍營

奏報著經略大學士傳恆沿途閱看後封固進呈○命繪國朝草服圖式○辛丑諭朕閱翰林院撰擬孝賢皇后冬至祭文內有泉臺字面此二字用之常人尚可卽王公等宜不用豈可加之

皇后之尊乃漢文旣已誤用繙譯亦不校正大學士張廷玉等全不留心檢點草率塞責殊失敬謹之義張廷玉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俱著罰本俸一年○撥部庫銀一百萬兩山西廣西庫銀各五十萬兩於大金川軍營備用○吏部議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玉環地方前屬太平樂清兩縣雍正六年專設玉環同知管理乾隆十二年裁移温州府海防同知駐玉環查玉環與樂清太平犄角其地墾田煎鹽及捕鳥爲業者皆二縣民是以設溫白玉環同知凡涉玉環事務溫台屬縣俱聽管理惟盤查屬溫處巡道是其地原兩郡聯界不便偏隸溫郡至温州海防同知原管山海

巡查本爲緊要今移駐玉環遠隔大洋本郡事務必難兼顧而以
溫郡府佐管轄台屬呼應不靈請將溫州同知與玉環同知兩缺
仍照舊制從之○壬寅調索倫兵一千名赴軍營聽用○以世臣
爲內閣學士

由通政使遷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據訥親奏稱十月初

六日奉到會商岳鍾琪願以三萬五千人由黨壩一路進攻情形
詳悉定議之旨旋於初七日札知岳鍾琪令至美諾面議並知會
傅爾丹班第等訥親於初二日至黨壩初四日即回其於彼處情
形何能周悉且伊既與岳鍾琪面談何岳鍾琪所云三萬五千人
進攻之說竟全未述及而必調至美諾往返經旬曠廢時日且正
當乘機進剿之時而主將離營他出何以督率調度此在訥親昏
慣糊塗已不待言計此時岳鍾琪傅爾丹當已各還原駐營次可
即速傳諭伊等不必前往黨壩與岳鍾琪商議即遵照近日屢次

所降諭旨努力進攻相機痛剿毋得意日玩時老師坐守其良爾
吉王秋二人前降旨令張廣泗親帶來京今據訥親摺中有遵旨
明正其罪之語而於何時何地正法並未奏明可傳諭傅爾丹岳
鍾琪等如二人已經正法或張廣泗已經親帶來京著查明奏聞
如尚未辦理著俟經略大學士傅恆到日查辦○丙午諭軍機大
臣等訥親辦理金川軍務畏縮乖張種種舛謬朕前降旨令其明
白回奏今據奏至更復浮混無恥且皆諉過於張廣泗訥親以經
略重臣軍中調度皆聽指揮功過無可旁貸乃一切推卸在張廣
泗此番罪譴本無可寬但出之他人尙爲有辭訥親則無可諉過
如摺內所稱各情節訥親身爲經略果實見其非何難據實參奏
卽一面參奏一面提問亦無不可觀其遲回不勵並非伊見不及
此蓋以一參張廣泗則軍中之事皆伊所仔肩其責愈重惟留以

爲御過之地將來卽或無功而歸亦尙藉張廣泗爲之代任其實居心若此是豈受恩深重實心任事之大臣所爲乎況伊摺內所稱自任舉失事卽頓二十餘日不敢前進是其怯懦萎靡全無愧憤激勵之意咎無可辭至所詢伊並不親身督戰惟在帳中坐觀諸事亦據一一俯認不諱因奏請將伊交部嚴加議處夫運誤軍機畏縮觀望設令訥親處分他人罪狀有不問伊斬決者乎而自乃僅請交部議處此豈降革所能了局者耶且伊兄策楞昨奏稱訥親於國家軍旅大事如此負恩爲國法所不容請肇交刑部嚴加治罪等語是伊兄尙知其獲罪重大國法難容而伊乃如此陳奏則是伊全不以軍旅之輕重介意非天奪其魄喪心病狂則目無國法不畏三尺孤恩負國莫此爲甚此摺著交部存記尙有續降諭旨究問之事俟伊覆奏到日併案請旨○賜張兆璠等九十

三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戊申 上御太和殿賜經略大學士傅恆敕書○己酉命尹繼善協辦大學士

十一月壬子 上幸重華宮賜經略大學士傅恆宴○署四川巡

撫班第奏臣前論奏張廣泗摺內未將訥親過失述及蒙降旨訓諭惶悚無地查訥親抵營時各路官兵俱已調齊正可進攻而張廣泗遲回不進猶駐美諾經訥親再四勒催始來軍營但訥親不能細察形勢督催過激以致市置疎虞任舉買國良相繼陣亡自此一切軍務俱不敢主持仍聽張廣泗調度而張廣泗遂無論事之大小動云面奉經略指示其實皆出張廣泗之意而訥親不知也張廣泗之居心委卸舉動乖張訥親未嘗不知臣亦嘗與言及總因訥親以軍旅之事素未諳練倚仗張廣泗希圖成功是以明知其非曲爲徇隱此訥親之咎臣不敢稍爲隱飾得旨軍機大臣

會同該部嚴審定擬具奏○癸丑經略大學士傅恆出師 上親

詣 堂子告祭行禮經略大學士及諸王大臣官員俱隨行禮

上親祭 吉爾丹肅八旗護軍肅於 堂子大門外經略大學士

及出征大臣官員俱隨行禮 上還至東長安門外幄次親賜經

略大學士傅恆酒命於 御幄前上馬 上還宮經略大學士傅

恆出阜成門 上命 皇子及大學士來保等送至良鄉視經略

大學士傅恆飯罷乃還○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朕聞大學士傅恆

沿途行走部伍甚屬整齊兵丁安靜守法無一人生事者此皆大

學士盡心辦理故能妥協如此朕心甚爲欣慰達清阿隨軍備辦

諸務亦能竭力黽勉著授爲頭等侍衛令伊從此益加奮勉悉聽

大學士指示加意勤慎不可恃恩稍自誇張在大學士前效力與

在朕前效力無異也大學士所過地方程途達清阿一一記明俟

至軍營後再行奏聞可傳諭大學士傳恆知之○丙辰諭鄉賢崇祀所謂祭於瞽宗必有功德可稱方足膺茲鉅典近來率以仕宦通顯者當之已非覈實之道今雲南巡撫圖爾炳阿題請原任侍郎許希孔崇祀鄉賢本內則更有過甚其辭者許希孔本一涇涇自守謹厚小心之人在朝未有所建立但曾爲卿貳或者家居孝友滇省人物寥寥節取充數自無不可而本內乃有文堪華國品足型方二語朕則知實非許希孔所能當案呈內又以湯斌陸隴其爲比許希孔何如人豈可方之湯斌陸隴其擬人旣不於其倫且本朝臣工不書其名而稱爲陸當湖湯潛菴尤非章奏之體此等幕賓沿襲套語明季已成濫觴然彼時卽軍國重務人君向槩不經目何論尋常章奏至我朝家法則通本部覆無不詳悉披閱督撫開奏事件豈可勦襲陳言任意草率今後似此者必加處分

此本著發還該撫另行具題○諭軍機大臣等朕夜間接到經略大學士傅恆所奏事件係寅刻拜發計算大學士又復經夜不寢矣大學士責任重大此身尤宜保愛可傳諭達爾黨阿等嗣後朕所發事件若在西戌間到者則告知大學士聽其閱看辦理儼在戌刻以後卽暫行收貯不必告知大學士俟次日清晨或帶至下站俱可聞大學士起身甚早行走甚急著達爾黨阿等留心視大學士體中若何如行走從容則可不必勸阻儼稍有勉強伊等卽當勸阻伊等乃朕特命隨大學士前往之人大學士亦應聽伊等之言也將此一併傳諭大學士知之○大學士等議禮部尙書王安國奏明洪武初內事總於六部外事總於布政使故以官名其地其後設巡撫總制布政使以爲屬官而地方徒冒其名在明已屬牽強今外官之制督撫專制一方面曾典載天下府縣及外官

品級猶以布政使司布政使領之稱名殊覺不順請改會典所載外官品級以督撫居首次及布按兩司等語查定例川陝兩江總督不論由何項官員補授俱授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其餘各省總督由各部侍郎及別項官員補授者俱改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如各部尚書及左都御史奉特旨補授者俱授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至各省巡撫由侍郎補授者改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由學士副都御史及卿員等官布政使補授者俱授爲右副都御史由左僉都御史及四品京堂按察使等官擢用者俱授爲右僉都御史是督撫品級不論外任而論京銜會典俱附載於都察院且巡撫以副都御史三品之銜僉都御史四品之銜而統轄布政使從二品故督撫雖爲常設皆屬欽差而地方事悉掌於布政使設立本義亟爲

精密伯督撫總制百官布按皆爲屬吏該尙書所奏办屬大小相承之義應如所奏外官官制內首列督撫次列布按等官庶爲允協抑巡撫兼銜向有副都御史僉都御史之別今左僉都御史業經裁汰其右僉都御史卽不便復令兼銜應請嗣後巡撫不由侍郎出授者無論何項官員俱令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從之○丁巳 上幸南苑行圍○湖北巡撫彭樹葵覆奏荆襄一帶江湖袤延千餘里一遇異漲必藉餘地納容宋孟洪知江陵時曾修三海八櫃以潯水又荊州舊有九穴十三口以疏江會漢故蹟久禪見在大江南岸止有虎渡調絃黃金等口分疎江水南入洞庭至漢水由大澤口分派入荆所恃爲蓄洩者江邑之長湖桑湖紅馬白鷺等湖譬之胸膈也監潯沔陽諸湖下達沌口尾閘也無如江襄水濁多沙易淤小民趨利者因於岸腳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

隨借水糧魚課四圍築隄以成境人與水爭地爲利以致水與人爭地爲殃今欲復三海八櫃之舊勢旣不能亦惟杜其將來而使境不增多見檄飭各州縣親行履勘將所有見境若干各依土名查造清冊存案嗣後卽以此次所查著爲定數聽民安業此外不許私自加增仍令該管道員於出巡之便詳查加結具報各州縣實心奉行與否查覈勸懲得旨止司如此辦理知道了○戊午

上閱兵○諭軍機大臣等今日接到大學士奏報事件係初七日已刻於獲鹿封發計初五日由京所發諭旨投程應於初六日戌刻始抵獲鹿大學士接到諭旨卽辦理覆奏已需一二時是日又有軍營傅爾丹等奏摺啟封檢閱逐一覆奏亦須數時是又達旦未寐矣途閒如此勞瘁將來抵軍何以辦事自應遵朕前旨愛惜精神將養身體以仔肩重務著傳諭大學士善體朕意毋得過勞